

大学译丛

John Durham Peters

[美]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著 邓建国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传播的观念史
对空言说

对空言说

传播的观念史

〔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著
邓建国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著;邓建国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

(大学译丛)

书名原文: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ISBN 978-7-5327-7279-7

I. ①对… II. ①约… ②邓… III. ①传播学—思想史—研究—世界 IV. ①G206-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19433号

John Durham Peter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opyright © 1999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5-839号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美]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著 邓建国 译

责任编辑/张吉人 王师 装帧设计/未氓设计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409,000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5327-7279-7/C·072

定价:6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39907745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上海译文出版社

谨以本书献给我在四所大学先后遇到的恩师们：

哈尔·米勒

勒恩·哈维斯

唐·罗伯茨

山姆·贝克

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圣经·新约·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9—10节

通过文字传播的亲吻是不会到达其目的地的，它们在路上就成为鬼魂们彼此酬酢的酒醴。正是靠着这些丰富的营养，鬼魂们得以大量繁殖。人类意识到这一点后便开始反击。为了将人类关系中的各种鬼魂因素尽量剔除，从而营造出自然的交流，实现灵魂的宁静，人类先后发明了火车、汽车和飞机。但是这些努力现在已不再有效，因为这些发明显然是人类在面临崩溃时做出的权宜之计。而人类的敌人却已变得更加沉着，更加强大。在邮政之后，人类又发明了电报、电话和无线电。看来，幽灵们不会受饿，而我们却将灭绝。

弗兰克·卡夫卡(Frank Kafka)致米莱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

外在交流的显著增加，是否会像以往那样经常被各种新出现的交流障碍所修正，这是一个问题。

爱德华·萨皮尔(Edward Sapir)，《社会科学百科全书》“交流”词条

如果说交流被打上了这种失败和非本真的烙印，那是因为（我们）将交流的目标竖得太高，将其作为相互融合来追求而导致的。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普鲁斯特中的他者》

中译版序

在本书中，中国只被提到了一次，却是在高潮的时候提到的。在本书第六章中，我在谈及智慧(intelligence)的极大丰富时感叹道：“例如，中华文明中有如此之多的智慧，然而整个西方世界却一直对它那么地一无所知！”(英文版第256页)尽管我有此感叹，但不幸的是，本书在扭转这种无知上却助益很少。从很多方面看，本书都是一本西方特征非常明显的书——它涉及的人物、讲述的故事和表达的方式等都是西方的——但是，在很多其他方面，该书却也试图超越各种派系区分(包括“中西”区分)而向各方发出邀请，邀请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要去迎接日用伦常中在我们面前赫然呈现的陌生性(strangeness)。这种陌生性给我们带来了如下难题：传播为什么能成为，以及它如何能成为人类奇妙的生命线(lifblood)?对行走于天地之间的有着生命尽头的所有生物而言，这一问题与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我让西方道德生活中的两个中心人物苏格拉底和耶稣上演了一场争论。我原本可以，或许也应该给这一争论加上第三个人物：中国的孔子。这三位先哲在世界史上都被普遍尊为最具影响力的道德先师。他们之间当然也有着重要的差别——在他们中，有两位为自己的学说献身，另一位(孔子)则没有；一位(耶稣)是宗教上的救赎者，另两位则不是；有两位的学说后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另一位(苏格拉底)则没有——但是他们三位都有一个共同的奇异之处，那就是他们的学说都不是以他们自己的话或声音流传下来的(目前尚未有相反的证据)。他们各自都通过一种奇怪的，而且是强大得让人觉得奇怪的交流方式跟他们的后辈交流。这种交流方式我们也许可以称为是一种“身后腹

语”。他们的学说都被门徒们记录、编码、弘扬和扭曲，以至于没有人能知道在这些不同版本之间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

关于苏格拉底，虽然阿里斯托芬和色诺芬都作过描述（前者笔下的苏格拉底滑稽怪异，后者笔下的苏格拉底则温文尔雅），但今天我们对苏格拉底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柏拉图，因为在柏拉图的记载中，苏格拉底完全是主角。

耶稣说过的话则被作为经典而记录于四部福音书中（《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尽管在基督教其他经文中，以及经文之外也存在着一些耶稣说过的教诲，但它们的真实性仍有待确认。

孔子一生所收的门徒数量不一，有的说法是七十二门徒，有的则说三千门徒。但他的思想集成《论语》则显然是他死后才被编撰出来的，其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孔子的思想，还存在争议。

以上三位先哲的命运以及他们学说的流布都与制度性政治有关，这些制度的政治形式包括柏拉图创立的历史长达近千年的学园（Academy），基督教被罗马君士坦丁大帝定为国教，孔子的思想则被上升为国家学说，首先在汉朝获得独尊地位，尔后在唐朝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某一学说在其创始人身后被典籍化，其存续也需要依靠官方正史上的巧合，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少见的是苏格拉底、耶稣和孔夫子这三位历史人物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共同性——他们都拒绝将其学说诉诸文字。

而他们三位无疑都具有读写能力。

苏格拉底肯定非常熟悉书写和文字作品，《斐德罗篇》中对此有着清楚的描述。

作为犹太先知，耶稣对希伯来经文非常熟悉。《路加福音》中记载耶稣在犹太教堂中大声朗读希伯来经文（《路加福音，4：16》）；《约翰福音》（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该篇文字是后人伪作增附的）则提到耶稣

曾在地上写字(《约翰福音》, 8: 8)。①

孔子的大半生都在编撰《五经》。他说自己“述而不作”(《论语》7: 1)。尽管《春秋》据说为他所作, 但是该书的内容却并非以他的口吻直述, 而是对他的学说的历时性编撰, 因而是对孔子所说的话的转述。即使是在由孔子自己编撰的书中, 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表述方式仍然是“子曰”而不是“子写道”。

根本而言, 这三位先哲都是口传身授的师表, 然而有些矛盾的是, 使他们名垂青史的却是书写这一媒介。

由此可见, 他们三位不约而同地放弃书写, 并不是一个能力问题, 而是一个意愿问题。也许他们都认识到, 试图将任何东西(无论它是转瞬即逝的还是恒久不变的)固定下来, 或试图将思想的鲜活精灵凝固在纸墨之上, 都是自不量力和空自徒劳的; 也许, 他们对君主的书面旨意中体现出来的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都持拒斥态度; 也许, 他们深深折服于当时已经存在的文本(“律令”之于苏格拉底, 《希伯来圣经》之于耶稣, 先哲经典之于孔子)而羞惭于对它们作更多的添附。因为他们三位都没有“原创”(authorship)的概念。这一概念到两千多年后, 在现代欧洲出现的个人表达和版权文化中才形成。实际上, 他们的学说本身就贬斥“个人能成为真理的源头”这一说法。苏格拉底认为, 真理源自我们对“上天”之外的思考和灵魂洞穿健忘之幕而到达本质的努力; 耶稣认为, 真理源自天父的意愿; 孔子则认为, 真理源自比他更早的古圣先贤。无论背后的理由是什么, 他们自己都没有将思想付诸笔墨文字, 而是通过由门徒所操办的某种“文本式腹语”而成为大多数人的道德指引。

①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8章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妇人行淫时被抓住了, 按戒律应处死, 大家一个个拿石头围着她, 并请教耶稣该怎么办。耶稣当时弯着腰用手指头在地上书写, 什么也没说。但是他们不住地问, 耶稣就直起腰来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 然后又弯着腰继续用手指头在地上书写。围观者听了这话, 从老的到少的一个个地离去了, 并没有人打这个妇人, 最后只剩下耶稣和那女人。耶稣直起腰来问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么?” 妇人说: “主啊, 没有。”耶稣说: “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译者

他们三位在世传播自己的思想时都选择对空言说，或仅将其诉诸门徒的记忆，而在他们远去后，我们对他们的学说的接受却是通过文字媒介，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了。他们的教诲最先在对话的具体场景中通过口语传达，后来被柏拉图《对话录》、《圣经·新约》和《论语》中的文字如留声机般地记录下来，用于“撒播”这种抽象的场合。《论语》虽不具有宗教色彩，但其章节和行文却类似于《圣经》，它也是三部经典中最为碎片化的一部文本。从最根本的角度看，这三位先贤留给我们的文本都充满着神秘，没有人能确凿地分清它们最核心的思想是什么，其中哪些是“庄”，哪些是“谐”，哪些是原文，哪些又是抄录错误，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到底谁是其真实作者，为什么他会这样写等等。也许正是因为它们的交流“失败”，使得这三个文本在其所代表的三个传统中回音不绝，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正如梭罗——他是最早欣赏中国思想之价值的美国思想家之一——所写：“有着很宽页边留白的必定是好书（It is a good book that has a wide margin）。”这三个文本的大量“留白”使得它们成为广为后人阅读的旷世经典。

对通过何种媒介来承载它们的学说，这三位道德先师都严谨审慎，因而交流/传播在他们各自全部的哲学思想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哲学乃爱智之学，而传播哲学则产生于哲学之始。三位先师都慷慨地撒播并获得成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宽松结合的交流/传播也能成果丰硕。他们三位充满信心，在其身后留下思想，任由他人去操心，这是他们作出的最具启发性的姿态：对意义占有的放弃。尽管在学说该包含何种内容以及该对谁传播这两个问题上，他们都殚精竭虑，但对其身后的人该如何解读其学说，他们都放弃了控制权。这足以说明，他们对广泛撒播所带来的焕然效果都了然于胸。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存在着极为丰富的智慧，其中与交流/传播的根本问题相关的智慧宝藏尚待开发。从其出版年份（1999）来看，《对空言说》是一部新近的作品，但是它带着一些“回首顾盼”（retro）的精

神——它想要重新发掘我们的先人，重新与他们建立联系，重新肯定逝者的贡献。我希望对于中国浩瀚的智慧文献，类似如本雅明所说的“拯救性批评”（rettende Kritik）的工作也能够展开。不无矛盾地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又是最年轻的国度。说她最古老，是因为她有着四千年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说她最年轻，是因为她正在经历着最为浓缩的现代化进程——这是既姗姗来迟又蜂拥而至的现代性。如果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要克服一种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使我们无法看到我们身上的奇妙的陌生性），那么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相遇”，以及中国与自己的过去和未来的“相遇”，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展现《论语》（第4章第15节）中所说的“恕”的境界——“恕”主要是“撒播”，但亦是“对话”。如果《对空言说》在推进以上“相遇”上未能尽到多少力，那只是我的能力问题，而不是我的意愿问题。我得知我说的话被——不免有点缺乏审慎地——诉诸中文而进入灿烂的中华传统，我深感荣幸。我谨将此中文译本奉献给我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学生。

约翰·杜翰姆·彼得斯

2002年12月10日于艾奥瓦城

译者导读

一、关于《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英文第一版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1999年，作者是艾奥瓦大学传播学教授约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该书融宗教、哲学、社会、历史、文学、政治和媒介技术史为一炉，将传播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置入上下数千年的大背景中，“充满智慧和令人信服地将媒介研究倒了个个”^①(迈克尔·舒德森语)，既体现了传播学研究的人文取向(文史哲)，也以一种通俗大众的表达方式激发了公众对传播的兴趣。该书还为突破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研究传统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作为撒播的传播——而成为传播思想史的奠基之作。也正是因为这本书，彼得斯一举成名，成为别具一格的传播理论家和传播哲学家，国际传播学会(ICA)会员^②。

2009年4月，《对空言说》出版十周年之际，在一次受访中，彼得斯提到了该书出版的时间以及他对该书的期望。他说：

《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出版于1999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完成于1899年，但他特意等到1900年才出版，以迎接即将到来的20世纪。我曾想过向他学习(当然我的书影响比他的书影响要小得多)，将此书推迟到2000年出版。但是后来我又想，让此书1999年出版更好。弗洛伊德的书是20世纪的头一本，而我就将我的这本书当作20世纪的末一本吧。我这本书中涉及的人们对交流之治

疗效果的热望似乎更属于20世纪，而不属于21世纪。^③

在《对空言说》尚未问世的1995年，当时在艾奥瓦大学传播学系还是副教授的彼得斯“意外地”获得了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三万美元的资助。这笔经费加上艾奥瓦大学给予的保薪留职一年的待遇，彼得斯从而可以专心完成该书的写作。当时NEH的主席谢尔登·哈克尼(Sheldon Hackney)在招标文书中强调说，希望这个中标项目能“在全国发起对话”^④。该书出版后，尽管正如彼得斯自己说，其影响不能与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相比，但确实实现了NEH的愿望——在传播学界乃至公众中间发起广泛的对话。

这种广泛对话体现在以下方面。该书出版一年后(2000)即获得美国全国传播学会“修辞与公共演讲”卓越学术奖^⑤；英语传播学界对该书发表的相关书评文章多达十数篇^⑥；英文版多次再版(同时被译成多国文字

① Schudson, M., & Hearst, A. (2001). The Psychology of Literacy/Speaking into the Air (Book Review). *Lingua Franca: The Review of Academic Life*, 11(8), 15.

② 参见：http://www.icahdq.org/about_ica/fellows.asp.

③ Kane, C. L., & Peters, J. D. (2010). Speaking into the iPhone: An Interview with John Durham Peters, or, Ghostly Cessation for the Digital Age. *Th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34(2).

④ Eadie, B. (1995). John Durham Peters wins NEH fellowship. *Spectra*, 31(7), 8.

⑤ 该奖的全称是 James A. Winans-Herbert A. Wichelns Memorial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holarship in Rhetoric and Public Address, 参见：<https://www.natcom.org/WinansWichelnsAward/>。

⑥ 如：Crook, T. (2001). “Book Review — John Durham Peter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Radio Studies*, 8(2), 455–458; Theall, D. F. (2001). “Book Review: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6(3); Sconce, J. (2000). Book Reviews: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by John Durham Peters. *Historical Journal of Film, Radio and Television*, 20(4), 583–584; O'Donnell, J. J. (2000). Book Review: *Speaking into the air* (Book Review) (Undetermined). *American Scholar*, 69(1), 153–154; Vaillant, D. (2000). “Book Review: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41(4), 795–796; John M. Sloop. (2000). “Book Review: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Rhetoric & Public Affairs*, 3(3), 490–492; Salwen, M. B. (2000). “Book Review: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7(3), 694–696; Hobbs, S. (1999). “Book Review: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出版), 现在已经成为美国传播学中最为广泛阅读的文本之一^①, 也是美国众多传播学研究生课程的必读书——如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项目中以及“媒介环境学派”的重镇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系的硕士课程研讨课上, 均是如此; 该书已在传播学界广为引用, 如截止到2015年12月, 在谷歌学术中, 该书被其他学术文献引用高达1205次。

2003年, 该书被作为复旦大学“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之一引进, 经我国著名翻译家何道宽先生翻译出版。基于何译简体中文版, 中国大陆和台湾传播学界均有书评出现, 如复旦大学黄旦^②、殷晓蓉^③, 台湾学者如夏春祥^④、张约翰^⑤等。该书简体中文版自2003年出版以来, 已成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生的必读书, 但多年来一直脱销, 学生无处购买, 只能使用复印本, 甚为遗憾。

二、约翰·杜翰姆·彼得斯其人

尽管钱钟书先生曾风趣而有道理地说过: “假如你吃个鸡蛋觉得味道不错, 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鸡呢?”——读书觉得好就行, 不一定要了解书的作者。但我认为, 在吃鸡蛋时如果对母鸡能有些了解, 我们也一定能吃出些不同的味道。因此, 我们在这里介绍些彼得斯的背景是有必要的。

彼得斯在他工作了三十年的艾奥瓦大学的网页上如此介绍自己:

① Hannan, J. (2013). *Philosophical Profiles i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Peter Lang Pub Incorporated.

② 黄旦: “手拉手还是心连心: 什么是交流?” 《读书》, 2004年第12期, 第73—80页。

③ 殷晓蓉: “交流”语境下的传播思想史——解读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第115—123页。

④ 夏春祥: 言论与我群: 评介《话语的摸索与寻绎: 传播观念史》, 《传播研究与实践》, 2012年2(1), 第203—224页。

⑤ 张约翰: “最接近于最遥远的距离: 评介约翰杜罕彼得斯《交流的无奈: 传播思想史》”, 《传播研究与实践》, 2012年2(1), 第223—230页。

约翰的兴趣包括：媒介和文化史、传播与社会理论以及从广泛的历史、法律、哲学、宗教与技术背景中理解传播。他在大学给众多本科生上课，大班课程包括传播学中的核心概念、媒介与社会，小班课程包括跨国媒介案例研究。研究生课程则多为讨论课，主题涉及批判理论、大众传播理论史、媒介与现代性、实用主义、公共领域以及跨国媒体^①。

以上自我介绍简明、低调，涉及其学术兴趣和教学内容。在这里，我就以他的这份“简”历为大纲，对他的生平和学术思想渊源作一个相对详细些的介绍。

彼得斯 1958 年出生于美国盐湖城一个高知家庭，他父亲毕业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后留在波士顿教书，他因而随家从盐湖城搬到波士顿，童年和少年的大部分时间在波士顿附近度过。

他本科毕业于美国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英语系和犹他大学英语系(1981)，硕士毕业于犹他大学语言传播系(1982)，博士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86)，方向为传播理论和研究。从斯坦福博士毕业后，他到艾奥瓦大学传播系教授传播学至今，现为该校克雷格·贝尔德(A. Craig Baird)讲席教授。他父亲是医学教授，曾做过犹他大学的学术副校长。外公是政治学教授，外祖父是生化教授，“因此，对我而言，做大学教授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②

彼得斯的人生阅历比较丰富。他少年时期曾在荷兰后期圣徒教会(Latter Day Saints)做过两年的传教工作；大学毕业后曾短暂做过 UPS 的包裹装卸员。据他描述，就是在做传教工作时，他对传播产生了很多期盼解答的疑问；做包裹搬运工则使他觉得“劳力”不如“劳心”，于是

① 参见：<http://clas.uiowa.edu/commstudies/people/john-durham-peters>。

② Peters, J. D. (2013). "An interview with John Durham Peters with 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 Accessed January 16.

申请到犹他大学做助教，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直至今天成为大学资深教授。

彼得斯不仅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传播学者，还是一名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在“评价我的教授”(ratemyprofessors.com)网站上，在5分总分中，彼得斯的得分为4.6分。其中一名学生的帖子说道：“彼得斯——无论他多么搞笑——是一位极好的老师。我选了他的研讨课，课上担任讨论主持人。这让我有很多机会与他交流，了解他的教学风格。他的课考试很难，但是只要你完成阅读任务，努力学习，通过考试是不成问题的。他真的很搞笑。高度推荐选他的课。”另外一名学生说道：“彼得斯是一位令人惊奇的教授。他爱他的工作，不断地提升他的知识。他最爱看到的是他的学生获得成功。只要是他的课，无论何时我都会选。”^①彼得斯说，在他自己做学生时，在本科和硕士阶段都深受他的教授的爱护和培养，这使得他很愿意将这种影响传递给他自己的学生。

三、彼得斯的传播思想的渊源

彼得斯在生活中喜欢不辞辛劳，颇具创新地从不同的路径到达同一个目的地。据他曾经的硕士学生、现为万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教师的约翰·施努普(John M. Sloop)描述，在艾奥瓦大学，传播学系办公室在一幢楼，而研究生教室则在另一幢楼。由于两处之间有着相当一段距离，如果时间很紧，师生们会选择走一条林间小路，然后翻过一座小山，再从一条高架铁路下面穿过，到达教室。施努普回忆说，在他刚成为传播学系的研究生时，有一次他看到年轻的彼得斯在抄小路，他说，“我对他说：‘抄小路啊，您一定很赶’。”彼得斯回答说：“其实不是，我只是喜欢从不同的角度走进教学楼，这样我就总能

^① 参见：<http://www.ratemyprofessors.com/ShowRatings.jsp?tid=87159>。

到达不同的目的地。”^①

他在传播学研究上也独具创新、视域开阔、兼容并包、波澜壮阔。从他在传播学界不断增加的影响力来看，他的创新性研究路径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同行的认同。新闻社会学家迈克尔·舒德森说：“彼得斯很可能是美国传播和媒介研究这一广阔领域中最具创新的思想家。没有之一。”^②英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翰·基恩(John Keane)将其描述为“充满智慧，挑战权威，具有智识上的胆魄”，是一位“语言大师”，具有“奇妙的头脑”^③。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和基恩(政治学)都是其各自领域的大家，他们对彼得斯的评价有着相当的分量。

基于我对彼得斯学术作品的阅读，我觉得他的传播学学术思想渊源大致包括这几个方面：欧洲大陆哲学和英国经验主义、文学、宗教、美国超验主义与实用主义。下面我对这几个方面作一些介绍。

首先是欧洲大陆哲学。如前所述，彼得斯少年时期在荷兰待过两年，本科专业是英语，硕士方向是语言传播，其硕士论文对众多欧洲大陆哲学家的传播思想作了分析，包括结构主义、诠释学、批判理论、心理分析、民族志以及会话分析等等。他写于1986年的博士论文《重构大众传播理论》则以英国经验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约翰·洛克开篇，并对卢梭、阿伦特、托克维尔和塔尔德等的传播思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现出来的一些端倪，能揭开“智慧生命如何组织意义”这一问题的神秘面纱，而这正是传播学理论的内容。^④

^① John M. Sloop. (2000). "Book Review: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Rhetoric & Public Affairs*, 3(3), 490-492. <http://doi.org/10.1353/rap.2010.0019>

^② Yorgason, E. (2007). "The Gospel in Communication: A Conversation with Communication Theorist John Durham Peters". *Dialogue: A Journal of Mormon Thought*, 40(4), 29-46, 177.

^③ 此句英文为：“Witty, irreverent, and intellectually daring and a master wordsmith with a wonderful brain”，参见：<https://www.bookdepository.com/Courting-Abyss-John-Durham-Peters/9780226662749>。

^④ Peters, J. D. (2008). "Institu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